

## 走火入魔的"神童教育" 文章來源：鳳凰網點

一個人8歲上中學，13歲上大學，17歲考取碩博連讀研究生，一切都讓人充滿期待。然而接下來事情變了：20歲時他因為未能獲得碩士學位而肄業回家，21歲時離家出走，無人知其行蹤。

湖南華容縣青年魏永康是"神童"。這個定性，使得他的失蹤成為反思其成長歷程的一個契機。客觀地說，直到現在，我們很難說魏永康的行為有多大的社會偏離，他不過是辜負了汲汲于"神童教育"的人們的期望。

魏永康身上發生的一切都顯示出"非常"的特性。其中，肄業回家可以視為一個明顯的標誌性事件，正如他母親所說，此前魏永康是一個"神童"，是成功的範例；此後則成了一個"笑話"，成為失敗的象徵。

一個研究生竟然會"忘了寫畢業論文"，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實。一般情況下，一個研究生應該懂得畢業論文的意義，因而不可能會遺忘。魏永康的缺陷還不單是生活不能自理和人際交往能力欠缺，而是基本上沒有社會生活的概念。

魏永康的超常智力得到了開發，這種開發是社會性的。家庭、學校乃至行政機構，共同參與了這一過程。在他母親看來，除了學校考試中要求的那些知識和技能以外，其它包括生活常識在內的各種能力和技巧，就像消化系統的消化能力一樣，是天生天養的。他母親的這種認識，也是一種普遍的社會觀念。正是這種觀念，使得教育只求知識的傳授，而放棄"人之為人"的那些東西。"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"，在神童教育中已被"人是掌握知識的工具"所取代。

在掌握知識的競賽中，"神童"總是脫穎而出。"神童"在知識的掌握上讓教育者享受到"事半功倍"的樂趣，神童自己是否愉快，神童在知識技能之外的能力如何，都不是值得關注的問題。而社會中多流傳科學家撞電杆、吃墨水、不知冷熱之類的故事。這些故事成為科學家的代表性"美談"，不僅將"科學家"事實上排出了一般社會生活，而且在成功與怪行之間建立了某種必然聯繫。由此，對"神童"給予非社會化的教育也被理解為一種必需。

"神童"教育的實踐並不僅僅施之于"神童"。"神童教育"可以看作是一種教育模式，它設想所有的受教育者，最初都是智力開發的物件，然後變成科學知識的載體，最後成為生產效率的保證。對於一個家庭來說，"神童"的出現帶來的榮耀性滿足，不僅在於對其"優秀遺傳基因"的肯定，而且在於對其家庭教育方法的承認，以及"為國家輸送特殊人才"的社會讚譽。對於社會來說，"神童"大大

縮短了從"智力開發"到"提高生產效率"所花費的時間，對於一個落後的國家來說，提高教育的效率，大面積地發現"神童"，栽培"神童"，被認為有利於"趕超世界先進水準"這一宏偉目標的實現。

於是，教育成了將人物件化、工具化的定向塑造活動，而不是讓人得以成為人的社會培養過程。有時，從各地集中而來的"神童"彙集在一起，成了"神童班"，特殊的生活環境，特殊的教學方式，使"神童"成為缺乏基本社會交往的"知識接受者"。有時，"神童"被安插在普通人群之中接受教育，脫離同齡人環境之後，他們不得不與年紀大很多的人打交道，不是變成"觀賞動物"，就是變成落落寡合的孤單者。而更多的少年則在接受各種科目的"奧賽訓練"，被作為各科目的"神童"灌輸解題技能，苦不堪言。

魏永康無疑是一個特例。一個特例不足以暴露"神童教育"的失敗，但問題是有誰能夠舉出"神童教育"的成功例證呢？哪怕只局限于知識創造這個領域，自中國科技大學開辦"少年班"以來，有一個成功的"神童"例證嗎？如果"神童"所獲得的成功與常人並無差異，熱衷於"神童培養"豈非多此一舉？而事實上，"神童教育"不僅無助於知識創造，而且有害於人的全面教育的完成，不能不說是教育的走火入魔。